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二十一

請表揚忠義疏 康熙十八年　　趙之鼎

江南道監察御史加三級臣趙之鼎謹　奏為忠義亟宜
表揚請　賜優恤殉難諸臣以勵作忠之典事竊思臣
子致身之誼首重乎全節　朝廷錫命之典莫先於褒
忠凡以綱常倫紀之地風教所由振興人心所由維繫也
自吳逆叛變以來湖南首遭荼毒因而竊踞長沙煽亂一
方初雖為賊迫脅然而人心浸淫於逆黨者亦匪伊朝夕
矣見今　天戈所指勢窮力竭文武偽員接踵投誠數
年以來委身偽職者業經該撫彙造冊名咨送內部獨是
逆焰方張之日地方文武各官豈無殉難盡節効死封疆
者若不乘此查明亟為表揚俾忠魂久鬱反不能與苟且
營生者同沐　殊恩也夫在生之身家既予以曲全而

死事之孤忠豈靳乎優典伏請　皇上勅部行令該撫確加查訪或有一身赴義家口尚滯他鄉或有全家殉難骸骨委置何所逐一查明據實　上聞亟賜優恤以慰忠魂俾守正之人心曉然知　朝廷作忠之盛典而貪生陷溺之徒亦且聞之而自愧矣維持風紀鼓勵人心誠莫先於此也

請寬言路處分疏康熙十八年　范承勲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范承勲謹　奏為請寬言路之處分併　賜召對諸臣以收聽言之實效事竊惟　朝廷慎選臺垣以資諫諍原欲其啟迪　皇躬匡弼國政也恭讀　太宗文皇帝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規諫如實允行如虛不加爾等之罪亦不令爾等質對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所

言果是即與採用未當不必加罪煌煌　祖訓已垂法
萬世矣近來吏風愈壞寵賂日章　聖心業已洞曉諸
臣豈皆聾瞶總以夤緣行賄事最曖昧明知而無確據不
敢妄瀆且與受同罪定以發覺者為虛誣公然行私實無
可如何皆因臣等不肖顧忌畏縮不能冒例糾劾緘默之
愆抑又何辭茲當　聖主省己求言之日亦諸臣實心
悔過之時合無寬其處分之定例俾得率臆直陳發奸剔
弊其有骨鯁無私者褒勵一二過於戇直者亦曲示優容
兩班諸臣日侍　御前衆公挾私何難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黙陟時自有甄別臣聞古帝有鞀鐸之求
漢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其切尚有不肯盡言者豈拘
以處分之例猶望其直言無隱乎至各衙門三品以上官
或即係科道內陞或歷事中外最久此皆諳諫之員豈無

識見但定例開載非係言官條陳者降調等語因而忠君
愛國之念不勝其愛功名之念者有之凡遇災異修省便
許直言事過即止夫有聞必告臣誼當然豈得分災異與
平時為二致乎合無以後俱聽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寬而
人心愈奮矣若夫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
憂勤蒞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以次近
前奏事原於宵衣旰食之中寓鑑別人材之法也但進趨
唯諾不過片時一二語即章疏徹覽亦或不能盡悉隱情
竊觀歷來督撫提鎮諸臣皆得　特諭陛見面諮方略
口陳利弊豈在京近臣獨不可瞻對　天顏盡抒胸臆
乎伏乞
皇上於萬幾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所稍知者皆得不時　召對詢以政事闕失
民情疾苦并令各舉所知以備擢用夫獨聽則私合聽則

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挾偏私之見以干冒宸
聰惟聖聽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進皇
上洞鑒之中矣語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此皆股肱耳
目之臣寧無一得自獻乎大凡條奏或有虛實可否至於
口陳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才具之短長心
術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為皇上淵衷所默識會推
簡用之際可以立斷無疑不但通達下情而且周知舉朝
之賢否矣至於容貌辭氣人各不同天威咫尺或恐
有畏懼忌諱而不敢言者惟望假以霽顏誘之納誨
以壯敢言之氣是又在如天之涵覆非微臣所敢知
也更有請者明良交儆乃盛世吁咈之風近諸臣章疏每
多浮泛譽詞是不以堯舜期望吾君雖白簡時陳夫
亦何益今後關切皇躬一違祖制許令規諫其

頌美浮詞相應飭禁臣言官也惟知以言効忱而管見有限伏願我　皇上集思廣益兼聽並收則忠言日聞太平可立致矣

慎起居疏康熙十八年　蔣伊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奏為　聖心惕勵方殷　皇躬起居宜慎瑣瑣愚忱仰希　嘉納事

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繁興兼之穀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總總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皇上一身　天地所福饗臣民所恃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邇年以來臣每於邸抄見時屆秋冬　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

比於游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為此後　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臣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兵氣未消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宜日御便殿召對羣臣咨諏治道俾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　皇上憂勤惕勵並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豫為陳情昔漢光武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報　國愛　君之念實出一片樸誠伏冀　睿鑒涵宥俯賜採擇焉

請復官俸以養廉恥疏　康熙十八年　金世鑑

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金世鑑謹　奏為請復官俸

以養吏廉以安民生事竊惟設官以安民計職而受俸使祿有餘養官有廉守斯上下相安誠古今之良法前因滇黔告變軍需孔亟凡內外大小臣工各裁減月俸以佐兵餉此臣子急公誼所應爾故自康熙十四年正月起將各官停俸裁在核減冊內歷今已經五載歲月頗久恐將來不肖之官因無俸薪養贍安保無侵漁百姓以救其身家之苦累者乎孤寒之士初邀一命之榮異鄉離井即欲潔己自勵安保無抱釜魚之悲者乎至揭債重累喪廉寡恥安保無妄行失節者乎此蓋力有所不支情有所必至者也則停俸之舉僅一時之權宜非經行之長策也明矣今奉 上諭嚴禁積弊戒恐不肖者藉口於養廉之不足不能洗心滌慮痛革前非仰體 聖懷共回 天意日前吳逆潰敗叢爾游魂指日蕩平軍需已得少濟我

皇上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道無不備至念及內外大

小臣工決不忍令其枵腹以効供職之勞合無叩請

皇恩賜復全俸以養其廉恥則官有祿養而無仰事俯育之憂各思節守自不敢為不肖之事吏不侵尅於下民而編户殘黎又得藉廉恥之官以各安其生業若中有貪濫不肖之官執而置之於法雖重典之下亦有以折服其心即没齒而無怨官有養廉民無侵擾官清民樂亦保邦致治之一端也

請及時行仁疏 康熙十九年 姚祖頊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頊謹 奏為蜀省業經恢復滇黔底定可期請及時行仁首頒蠲租宥罪之 詔以培邦本以安衆心事臣辦事垣中屢閱捷報見大兵已入四川恢復城都保寧等處逆渠吴之茂城陷被擒王屏藩計窮自

盡其餘黨羽倒戈就降及各府州縣之逮者又經將軍趙
良棟等宣布　皇恩分遣招徠計此時俱投誠恐後矣
臣竊以為渠魁授首脅從歸心雖由將帥戮力實我
皇上德威所被當此之際大沛　皇仁愈示德化則人
心感悅蕩平之績可以立奏而　皇仁之首重者莫如
蠲租伏思岩疆編氓遭逆賊之蹂躪者八年於茲徵兵斂
餉殆無虛日哀此孑遺其苦於誅求望　天討之早臨
者不啻大旱之望雲霓溺之望拯也今者疆域初闢正殘
黎待息之日解澤下究之時誠念其塗炭免其徵徭二三
年後方始起科俾瘡痍之餘息得休養於耕鑿流亡之驚
魂得復還其井閭馴致生聚漸有起色元氣固則肌理自
豐民力裕則國用自饒培植根本計無有重於此者矣臣
非不知軍需殷繁難以言蠲但查蜀省人民稀少賦稅無

多在昔一切俸餉尚仰給於協解今罹兵燹匪伊朝夕其所存者蓋亦僅也微之則無大益於國而實有損於民竊之則既有益於民而兼有益於國輕重相衡得失瞭然此竊租之所宜亟講者也至若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陷於賊窟迫於威脅者勢不得不苟且偷生暫冀免禍且其中或有乘閒伺釁以圖反正者非盡樂於從逆也今者檄印繳劄傾心歸誠然其念慮終懷疑懼倘宏

好生之德大渙

綸音無論已未投誠盡宥已往之罪以開自新之路則人心豫附爭先効順反側之徒皆為我用區區滇黔游魂臣固知其必有獻誠繫頸待於

闕下者矣雖向者招撫

敕詔已頒軍前然事久無徵終不若

新綸再沛感人尤深即反復告誡何傷

國體此宥罪之又宜亟講者也以上二事我

皇上視民如傷泣罪解網之

仁固已早見及此無俟臣言之嘵嘵而臣芻蕘之愚千慮之一則以及時之仁政端不外此故不敢為之緘默也

請修復渠塘疏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旱澇在所不免瀦洩亟宜豫備請修復渠塘以濟漕運以溉田畝事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害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穫不蠶而思衣不可得之數也臣江南人也知江南之苦最悉敢不為　皇上陳之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水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則滔天巨浸潰隄四出而汗漫不知所歸揆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為

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縣亦以治水
誘之河臣舉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廢之爲荒墟而無所經
畫固宜遇旱則水泉之道盡塞遇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
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一疏其意在於大興水
利以爲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祜挑浚其後近二江
犀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陰
之黃田港中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
若無錫宜興可達太湖之河瀆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
之水澤不少今諸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開浚建立石閘
以時啟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澇則洩內漲以遏外潮
此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
也至若江北之揚州爲　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係尤重
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

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阻滯知府李貞奏準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水礁以瀦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繼此閘濬五塘灌注長河者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絕然其舊址閘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潦則有瀦蓄之地而不致於泛隄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此江以北之水利撫臣所未及奏請者尤不可不議舉行也雖然蘇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泗之水難於入海使五塘之水利興而不為求其所歸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拴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

門自開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鹽水以害田門閉則河無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海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永無淹没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舍捐輸無所出臣聞去年河漕臣靳輔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誥及序班等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署名造册即借支庫銀令其漸次補完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為便夫與其捐輸於已饑已溺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饑未溺之先捐輸賑粥者一時補救之事捐輸修渠塘者百年長久之計也則即以賑濟捐輸之例為渠塘捐輸之例究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所以為賑濟也伏乞

皇上責令督撫轉檄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告成灌田均收其利旱澇不足為災有備無患一勞永逸之良法莫過於此者矣

請蠲額外苛征疏　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請蠲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農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俊秀者為士士僅處十之一耳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立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常法聖主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即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於民者固有定則矣今也不然船厰砲厰須用鐵則賦築河堤須用夯木則賦決口捲掃須用稻草則賦下捲須用柳則賦柴埽須用白蔴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為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

於不出鐵之鄉責蔴於不產蔴之地旱暵草枯水澇木壞
徒肆苛索祗賣縉錢或倍價以相償或就折以倖免歲凡
數供追呼不息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　國
家賦役全書定為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揚州
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
其二矣頃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
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
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
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
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即今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
已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
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籮土基之害
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尚不足以應其求敲骨擢筋惟

恐不復終其役嗟彼疲勞告瘁之民即我 皇上捐賑嗷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康饑退不能就粥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關所以明集網疏闊不欲多為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路口隘横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為先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江瀕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意況近在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

人以滋擾害乎即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其中一綫漕堤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有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郤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屯聚一處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搯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間而再稅也近聞滸墅關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攔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官其他睹聞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裹足羅網移步爾禁其施其徵賤之智徒厪睨左顧右之憂風雨停樣而傷心衣食質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

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恣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進而不可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鈔關滿料不過二兩六錢七分滸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矣商賈之力幾何而堪此朘削耶此苦於稅外之稅也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款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覺發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矚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

有處分即督撫亦曾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
實日深若不得 天語重申何以令諸弊悉革伏乞
敕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稅使將賦外之
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
通衢處所縱不能盡絕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
敝之憂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清吏治以重民生疏康熙十九年 孫蕙

戶科給事中臣孫蕙謹 奏為請端教養之原清吏治以
重民生事竊惟帝王經理天下事起則議權宜時平則思
經久而教養兩端其大者已然寄教養之責者全賴乎親
民之一官漢明帝之言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
其殃則有司之廉貪即關民命之休戚久矣自兵興以來
廣開捐納之途天下臣民皆體 皇上不得已之心而

為一時權宜之計目前需餉正般一切事例自應照常捐納外獨有縣令一官則不可不為審擇者即如平民俊秀出其一時急公之心而榮之以青紫公私皆得其宜矣柰其間有積蠹大棍或藉之為藏身之符或假此為狡兔之脫所以加先用即用者急欲一到地方便肆其種種之谿壑然所捐納者幾何而以 朝廷之赤子地方之元氣任其朘削而不之恤其於得失之數孰多耶今仕路日清濫竽多端非借名曰吏員即借名曰俊秀如前任崞縣知縣之石渠新任萊蕪縣知縣之朱允功見任景陵縣知縣之錢永皆出身不正行止不端名器何如其重而竟流為濫觴至此民社何如其重而竟付之匪人至此讀 上諭有曰愛養百姓曰興行教化若輩而望其講愛養興教化此理之必無者也前河南撫臣董國興入境即參數人

賍私纍纍近則各省題報稱職者多而不稱職者寂無一
聞總之若輩既㩦重貲以買官獨不能用重貲以買稱職
乎督撫視此輩為奇貨則其徇庇可知矣相循日久吏治
何時得清民生何時得遂乎臣愚以為除已選者不議外
請　勅下吏部行文各省嗣後令捐納人員赴部投供
之時當向本省督撫取具並無娼優隸卒以及蠹棍甘結
二套齎投部科以備稽查如有來歷不明或別行敗露或
被科道糾參即治督撫具結之罪如是而未選者知不可
以濫嘗已選者亦知所以猛省是於捐納之中仍不失慎
重爵服之意矣抑臣更有請者各省教職原有教育人材
之責今皆紈袴無知居然擁皋比之席不知何所教授何
所表率乎伏乞　勅下各直省學臣無論已仕未仕通
加一番考校如文義稍通者始留原任如其年在二十以

下𣴑無一字俱今其肆業三年後給文赴部仍授以原納之銜如是而教養之原一清其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除叛藩虐政疏康熙二十年　徐元文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徐元文謹奏為三藩之大害既除萬姓之望恩方切謹分别叛藩虐政謹行確察除豁事臣一介陋儒累受皇上非常眷遇頃復特蒙拔擢俾掌臺綱自顧菲材何堪承命感激繼以悚惶敢不竭其愚忱仰答萬一臣聞利器不可旁假居火難以久安漢之七國有支屬之親然卒至於叛唐之藩鎮不過節度使耳然禍亂相㷔終唐之世惟優假之過以至此吾國家分建三藩實一時權宜乃久之怙寵而驕縱恣踰度侈然自大張立私威督撫重臣不敢抗禮自藩司而下匍匐拜趨於庭天下金錢輸入其府以養其私卒占買貨口

部衆日繁崇樹爪牙廣行奸惠又韋摧民財無虐不作煌煌　禁令視之蔑如懷叵測之心成尾大之勢真有如賈誼所謂天下方病大癱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者　皇上深維久遠黙運　睿謀念百姓供億之艱難鑒往代養癰之非策於是因其乞請聽許移家而逆賊頓決叛謀曾不返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此其聲勢夙張異謀素蓄之明驗也幸　皇上天威廟略振古無前戡定羣兇立期清蕩為　朝廷釋無窮之憂為天下去非常之害海內百姓莫不鼓舞以望太平而滇南閩粵諸省久被藩害者幸邀　曠蕩其踴躍更倍尋常獨是逆藩雖已剪除而夙日占奪民利害政干紀之事行之既久竊恐官司營伍或一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除豁非　皇上愛念民生之意臣敢以所聞叛藩虐政急應更革者一方各

為一本仰瀆　宸聽伏祈　嚴勅各該督撫詳細察
勘切實禁止滇南掃蕩即日奏功要以初定之辰　新
恩立沛尤見　朝廷德厚昔唐武宗平澤潞詔自劉從
諫以來橫賦悉與捐除宋太祖平南漢詔偽政有害於民
者並許聞奏除豁　皇上巍巍之功遠過唐宋二主殘
疆整頓正在此時臣是以不憚奏請惟　皇上俯鑒施
行

請修三朝寶訓疏康熙二十一年　戴王縉

巡視西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戴王縉謹　奏為
實錄業已告成　寶訓亟宜修輯以昭　列聖之弘
謨永垂萬世之法守事竊古帝王纘承鴻緒治定功成類
輯祖德宗功彙成典訓所以用光前烈昭示來茲也恭惟
我　太祖　太宗神靈天授肇造洪圖我　世祖

智勇性成混一區夏自創業垂統以來嘉謨嘉猷盡善盡美真足比隆允殊媲美文武非三代以下所可追蹤萬一也我　皇上聖孝純仁丕揚　祖烈親政之初即命儒臣纂修　實錄今已次第告成炳燿天壤昭垂奕禩矣惟是　實錄所編當宁臨朝之政事咸載無遺而其中之大經大法足垂耆鑑者是宜恭輯　寶訓各成一書以及清宮便殿　聖訓仁言亦宜詳加採錄凡列祖之訏謨碩義悉記瑤編俾億萬世聖子神孫朝夕披閱怵聆　祖誨於以作繩武之典型發象賢之神智其所裨益洵非淺鮮也臣更有請者前逆藩背叛仰賴我皇上神機獨運削平禍亂雖文武諸臣宣謀効力具實赳期攻戰制勝出奇無一不仰稟　聖裁奏捷如響數年之中妖氛盡掃烽燧全消自有史冊以來所未聞者也

皇上恭謁　山陵既已告成功於　祖宗更當垂貽謀於子孫況今更定樂章以饗　郊廟肇修會典以備章程而我　皇上宵旰經營永清耆定之功豈可不即為編輯以垂不朽也哉請　勑下部院衙門將歷年用兵檔案彙纂成書庶天下後世共仰　廟謨之神武史昭法鑑於無疆矣

請修掩骼之政疏康熙二十二年　任辰旦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仰體　聖仁請修掩骼之政事竊考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周禮蜡氏掌除骴先王之政非徒恤民之生已也於其死則必使之有所歸故凡無主而暴露者既及春而掩之矣而平時又設官以掌之此誠仁厚之至而無所不用其心也是以周文王澤及枯骨諸侯聞而歸之唐太宗瘞隋人暴骨屢書於史

宋太宗頻遣使收瘞暴骸戰骨明太祖太宗累收中原暴
骸瘞之皆流為善政傳為美談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
愛民育物凡厲痌瘝莫不備軫　聖慮善政善教推行
畢備自古帝王之仁未有過於　皇上者臣謂宜及此
時修先王之仁飭戒天下有司所在設立義塚舉凡無主
遺棺悉察明埋葬其棄道路及溝壑者務令藏掩得所勿
使暴露凡軍興以來經戰陣地尤宜加意收瘞此亦所以
佐仁政而宣厚德也至於　盛京如松山諸處凡明師潰
沒之所閱委骨荒塵綿亘數里望如積雪尤可軫惻白骨
既多恐難責有司區置伏祈　皇上量發帑金專遣一
官督理掩葬使數十年暴骸一朝就土所費不多而為德
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廣史策所載莫與比隆
矣

請停藩臬卓異疏 康熙二十二年 汪晉徵

吏科給事中臣汪晉徵謹 奏為大計屆期請停藩臬卓異以祛積弊以清吏治事竊惟課吏之典莫重大計而大計之關乎激勸者莫先於卓異卓異者謂卓乎特立超然表異於衆流者也必督撫力破積習名實允當而後為大典之光如徒以大吏充數將勸揚名器濟要結之私交亦何取乎卓異也查康熙二十一年大計各省卓異五十餘人藩臬兩司多至一十七人其江蘇布政當時督撫原有另疏公舉部臣以與例未合致經駁究奉 皇上特旨准其卓異彼時江蘇之督撫早在 皇上洞鑒中實可信其無私故特與以格外之典其餘豈能盡公乎夫藩臬與督撫官已相近勢得相親相近則有結納之私相親則多徇情之弊屬吏之賢否皆藩臬所開報保舉以屬吏

為詔事之資上官亦即以阜異為酬報之具藩臬之阜異一不當則通省之卑異皆不當此弊之宜急袪者也且藩臬司一省錢糧刑名責任重大如僅奏銷支放之無誤讞決律例之詳明皆職掌所應盡何足以為阜異藩臬陞遷內可以為京卿外可以為巡撫必由
睿裁之特簡或經廷臣之會推其選擇任用何等鄭重豈一二督撫之開報遂可定其低昂則藩臬阜異非惟不宜舉亦可不必舉矣雖督撫開報不實原有處分定例然有濫舉匪人之處分而無濫舉平常之處分阜異為計吏之特典藩臬為封疆之大僚豈得以平常之輩濫邀乎故阜異只可行於道府以下而不必行於藩臬兩司伏乞
勅部確議將藩臬阜異竟行停止於以杜徇私之嫌而昭吏道之公於大典未必無小補也

請停議封禪巡狩二事疏 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當論世敬陳愚悃伏望 聖裁事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併具奏此我 皇上睿知文明好問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 特恩捐糜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默竊以為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考之堯湯文武其事未嘗概見亦祇有虞以攝位來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史册紀焉蓋古者行封建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而畿外亦皆諸侯分治之慮不無僭禮制度陰相紊瀆者故覲后之日即取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户版之興衰民情之向背而正之別之同之協之以審其畫一與否此

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皆畏懷遵路梯山航海莫不修我職貢又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周知並無有指臂扞格煩我綜核者況我

皇上功德巍煥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一

聖天子以為治是省方固與神禹齊蹤即垂拱亦仍大舜並美揆於三五罔不合轍抑無關於巡狩之行不行也且典禮重大久廢之後實同創始簡略則難於觀瞻備美則繁於費用皆不可不熟籌而遠計也竊見我

皇上至聖配天允恭克讓即東蕩西滌大告武成闢闢以來莫此為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諒此二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為令典特臣以區區之誠思備

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國學加崇祀典疏康熙二十三年　劉維禎

巡視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劉維禎謹　奏為敬推尊
禮先師之　聖德請　敕議加崇祀典以光垂萬世
事臣竊惟我　皇上德本性成道與天合紹堯舜之心
傳闡孔孟之微義近者肇舉東巡　駕臨闕里釋奠先
師竊聞　皇上以巍巍至尊之身親行九叩又　特
賜御蓋以旌先師之德使昭示億年猗與盛哉自漢唐以
來崇儒重道未有如我　皇上之萬一者也臣竊思之
闕里者先師之家廟也太學者祀先師之廟也家廟既邀
非常之榮則國學亦宜增特崇之典伏稽前制唐開元間
祀孔子樂用九宮舞用八佾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又尊
以八佾十二籩豆自嘉靖時張孚敬變易祀典改孔廟大
祀為中祀改十二籩豆為十八佾為六國初禮臣未及詳
定泥於成例相沿至今臣愚以祭祀之籩豆佾舞皆當視

主祭之人以為升降令孔廟之祭　天子所主也即歲時遣官皆　天子所命也至　皇上臨雍釋奠又已躬謁致敬夫以　天子之命祀孔子而尚缺八佾十二籩豆之禮毋乃非　皇上崇禮先師之至意乎故自孔子而論則孔子止為大夫而未為公侯非徒八佾不可即六佾亦不宜用自　朝廷祀孔子而論則八佾十二籩豆何可減損也議禮者自不當執張孚敬之邪說而當仰推　皇上隆禮之盛心矣臣請　敕部酌議先師太學祀典其籩豆佾舞合無酌採舊制以為定式如謂天子禮樂不宜輕用則　皇上業已隆祺禮於闕里之廟況京師太學乃　國之祀典哉夫尊先師大名也制祀典大禮也臣願　皇上乾斷獨運而已

皇清奏議卷二十一

請定水旱報免之法疏 康熙二十四年 陳廷敬

經筵講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廷敬謹 奏為
聖澤已誕敷於下土 德音宜早沛於窮簷請 敕
議水旱報免之法以暢 皇仁而慰民望事臣伏惟
皇上盛德湛恩蟠際天壤憫念黎元甚於赤子發倉廩
蠲租賦弛山海之禁謹儲積之防重恤農事勤求民瘼所
以安全兆姓之道甚備茲者仰賴 皇上恩德歲穀既
登惟水災一事猶廑 睿慮夫水旱凶荒堯湯之世嘗
多矣惟其備及於豫而賙當其急故民恃以無恐臣於報
免災荒敢因 聖意之所垂念者少獻其末議焉臣前
見山東巡撫徐旭齡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題報濟寧海
豐霑化水災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官踏勘於十一月該

撫題濟寧等三州縣成災分數並懇蠲免錢糧冊結該部
題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於二十四年四月巡撫張鵬題
濟寧等三州縣並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錢糧
該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
此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數三
題稱無捏報此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踏勘
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於三也然後覆免
是則自報自免巡撫具題者三戶部題覆者三一事而六
疏奏　聞上勞　聽覽以故　德音下逮近者已
逾半年遠者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意如彼其
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如此其遲迴者非故為是鄭重也
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災之分數即見於地畝高下
之間而地畝之高下即宜分晰於分數多寡之內蓋再題

而該部可具覆矣不必駁察至再而具題至三也如此則

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猾

吏奸胥因為弊竇況該部既行令委官踏勘於初又行令

分晰地畝高下於再其分數高下從來惟以巡撫之具題

為據不見有所增損其間則咨行亦是虛文再駁愈覺可

已臣請於巡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可據該部即宜

具覆豁免更不必再駁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使汲黯

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

武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所賑者水旱黯不以非

其職自解武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急也昔人謂救

荒如拯焚溺若冀之歲月始沛　德音　皇上如天

怙冒之心必不若此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所及故敢

進其愚誠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請釐正學宮從祀疏 康熙二十五年 李振裕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李振裕謹 奏為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原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闕里 勅撰志書 特頒宸翰偏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昌隆洵為萬世一時臣以庸材擢膺 異數簡用督學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 聖化振飭文風報稱之思毋懷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謁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畫一退而考之會典舊本定序亦多

未妥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詳訂及至議定
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
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得條陳釐正千秋有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覩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欽修
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臣敢為　皇上備陳之如先
儒左邱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
三十則躐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之上矣公羊高伏
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二則躐於東廡
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棖顏噲之上矣西廡孔安國
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
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后蒼杜
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
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

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外錯甚明衆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間經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黜顏何改曾蒧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冉中黨改遽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各敘兩廡東西遞選而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蹤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惟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　大典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者受學楊時承先啟後實為朱子之師明萬歷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後

未經載入故令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
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
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為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
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敘逐位遞選而
於先儒左邱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
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
學校凡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
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
矣

請除淫書以崇正學疏康熙二十六年劉楷

刑科給事中臣劉楷謹　奏為正學昌隆已久舊刻匪習
宜除請嚴杜根株以仰佐　王道之觀成事臣竊思學

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闡孔孟之正脉接堯舜之心傳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蒸蒸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於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賣於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尚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真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種無知匪類假僧道為名謊佛謊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語或刻語錄方書以秘訣密作津梁或稱祖師降乩以虛詞言人禍福人見

之說其神奇爭相附和投認師徒紛紛傳誦不知實一體大惡詐者所為罔識法度及其敗露干連無辜雖欲宥之亦難寬假非獨無知小人為然又或有身託儒林心邀說僻者不體聖賢正學專思假借立名藉標榜之虛聲希功名之捷徑諸如此類豈容雜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哉臣請

勅部通行五城直省責令學臣並地方官一切淫詞小說及妄談語錄等類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後惟仰宗我 皇上聖學實能闡發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許刊刻不許私立名目各逞己說貽誤後人違者並作何嚴禁庶學術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亘古為昭矣

請編輯禮書疏康熙二十六年　陳紫芝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紫芝謹 奏為 聖治已超千古典禮尚闕專書乞循歷朝故事編輯禮書以隆制作以

垂萬世事伏閱經世安民莫大乎禮歷代人君每當功成
治定四海晏安之時必命儒臣詳定典禮專輯成書於以
綱紀四方而昭垂萬世如周有周禮儀禮至今奉之為經
是後惟兩漢叔孫通曹褒之禮不傳於世他如唐之最備
者開元禮宋之最備者政和五禮明之最備者集禮其書
皆流傳至今條目卷帙鑒鑿可據者也我 朝今日海宇
蕩平車書萬里正當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之盛世而恭值
皇上千古制作之聖君伏讀數番 上諭祀事必
極誠敬朝儀必期整肅民用必歸節儉天下萬世咸仰我
皇上之神明齋戒恭己正人事事以興禮為念矣至
所行 郊廟宮朝之儀制八旗滿漢人等服用之式與
婚喪之禮固本 祖宗家法節經酌定見入會典而特
未有專輯之禮書且我 朝開局纂修無書不備獨此典

禮大節尚少一書傳之萬世似為闕事雖會典總括六部

為　本朝法度之書而未可為禮書如明時亦有會典唐宋有六典會要而禮書皆在其外再即今日吏部有品級考戶部有賦役全書兵部有中樞政考刑部有大清律皆在會典之外合而觀之有會典又不可無禮書也明矣查康熙二十三年間部覆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疏條會典成後撰禮制之關官民者另編簡明一書頒刻民間在案此只就曉諭民間而言也若為萬世垂示終須彙集通輯方號全書況就會典所載止見行禮制大綱固已畢舉細目未必悉張非專輯而詳定之何能一一無遺耶如前五月二十日　皇上躬親求雨萬姓歡呼固係常祀而外為民祈　天之曠典諸臣未深明雩禮以致清道陪祀舉措多愆則他禮之或闕可類而推矣查唐宋明禮書大

同小異皆分吉凶賓軍嘉五禮名色而益以冠服儀仗鹵簿樂歌等項合無請於今八月間會典告成進呈御覽之後特選老成宿學熟於典故者專修皇清典禮仍做歷朝體式分類成編以會典已定者為主有未定者增之其已定而尚未詳明者稍加修飾之至民間則做明書參用文公家禮之意撮其大綱略為釐定務使貴賤咸守小大皆由既以制禮作樂示一代之典章亦以止僭防侈正四方之風化將本朝制度上與周禮儀禮並垂不朽而非區區漢唐宋明諸書可同日而語矣

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疏康熙二十六年孫在豐

監修下河經筵講官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支二品俸臣孫在豐等謹奏為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繪圖貼說仰請

睿裁事竊惟人事補救克抗天行而天

道轉旋動關　帝念淮揚七屬水患頻仍田畝强半淹
沉婦子久罹昏墊冡我　皇上清問民艱惻然軫念
特渙綸綍　命官發帑拯此阽危臣等銜　命星
馳一到地方先行勘視周環曲折往來千有餘里所歷河
道海口湖面舊形盡露脈絡井然臣等得以尋流別派探
測淺深詳加相度私心竊喜較前所聞汪洋萬頃頓爾改
觀因問土著人民長年三老萬口一聲無不仰頌　宸
衷獨斷　特勅今歲興工霪潦不作水勢全消真數十
年來所未有者仰見　聖心至仁至愛至誠痌瘝在念
則　天心立應河伯海若罔弗效靈是天時之協順皆
在我　皇上一心孚契中也伏讀　敕書開載講求
源流脈絡次第興工復荷　皇上授圖指示　聖諭
諄諄以詳審地勢為第一義臣等凜遵歷視履地按圖一

一印證勘得淮揚形勢南襟大江北領黃河西仰淮流東
俯滄海其間延袤千餘里諸水潴匯夙稱澤國而運河一
綫自北而南橫亘其中西則恃武墩高堰高良周橋翟壩
諸堤以為之障使淮出清口會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寍居
東則恃范堤以外諸海以為之洩使高寶興鹽山江泰諸
處之水循其地形高下派分之以入海而七邑得以安堵
南則芒稻白塔二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一二此
其梗概也就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亢東北低下觀於廟
灣一海口最通流次之天妃石𨻶入新洋港一海口亦在
東北則亦通流次之劉莊白駒草堰小海諸場會入闘龍
港一海口次之丁溪何垛東臺諸場會入龍開港一海口
亦皆東北流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來之水並
不南趨此西南高而東北下之明驗也海口既得所歸應

各尋引河以導之由廟灣而上則有鹽溝蝦溝東塘西塘射陽以引澗河涇河黃浦諸閘之水由天妃石磋而上則有舊官河岡門臨澤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壩之水由白駒丁溪諸場而上則有車路白塗海溝三河接高郵運鹽河以引城南一帶深壩之水水綜三路而支河不一脈絡相通其間疏濬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連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磋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東注又臣等所目覩斷無海面高於河面之說仰惟 聖謨早已洞悉無遺矣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堤一帶既為鹽艘利涉又會諸引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為關鍵而河身

淤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
須首尾貫徹蓄洩有方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閘舊有通
湖閘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修建使上下
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節水得常流潮毋內灌永杜淤墊
之虞則旱潦無憂田賦不病萬世利賴者矣此皆 天
語丁寧務期真確臣等得以共効愚忱悉心區畫是地利
之各宜皆在我 皇上睿裁指授中也至於臣等入境
以來所遇父老扶杖士庶騰歡咸誦 聖天子明見萬
里慮周萬姓真不忍一夫之不獲 皇恩浩蕩焚頂難
酬繪圖陳說者以千百計莫不以開濬海口為急務以修
閘座為永圖平成攸賴端在於茲是民情之願悅皆在我
皇上如天覆幬中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順民之情
三者備而下河之事舉矣臣等至愚極陋何幸生逢

免罪遺除非常得蒙專委敢不捐糜從事竭其愚昧之忱

衆集芻蕘之見仰候　聖明採擇焉

請專守令考成疏康熙二十八年　楊敬儒

協理陝西道事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楊敬儒謹　奏為

大澤已沛　皇仁承流必資吏治請亟專守令考成以

鼓受民之實心以收救荒之實政事臣冀北庸儒楚南拙

吏蒙　皇上隆恩拔置臺末濟職以來夙夜思維愧無

嘉言之　告以仰報涓埃然四年外吏頗悉民艱敢不

敬陳一得以備芻蕘之採擇乎欽惟我　皇上好生如

天愛民若子凡勤政講學班朝涖官無一時一事不以民

生為念邇者畿輔告旱各直省間以災聞特　命部員

踏驗蠲租之　詔隨頒賑卹之典續下至於停慶賀而

議捐輸恤災黎而緩夏稅仰見　皇上憂民之心有加

無已也但思 聖恩之浩蕩無窮而內府之金錢有數
且冬盡春來嗷嗷更迫見在捐輸之議恐觀望時日不及
救朝夕待哺之饑民所恃以報 國恩而撫赤子稍分
皇上之焦思於萬一者全在親民之吏耳乃臣見在外
有司平日因循塞責勸農積粟之政無聞及遇水旱復漠
不關切歲凶則曰咎在天時拯救則曰恩出 皇上晏
然高卧坐視百姓之饑寒而竟同局外為督撫者自請蠲
請賑而外地方設施之處法亦略不議及焉臣不知
皇上之設官何事各官之自盡何職也查二十年大同被
災 特允撫臣題請將長子令石佳彝等調補雲屬是
撫養饑民必資良吏久在 聖明洞鑒中矣雖守令職
在愛民舉劾已有常例然平日之撫循易而猶緩荒年之
賙濟難而倍急非明示賞罰大破積習無以引愛民之實

心而奮興其才力臣請考成之法一準以救荒之能否如保育有方室家安聚者即以上考超擢如民政不修戶口流亡者即以不及題參使一州各保其一州之民一縣各保其一縣之民而府道司院亦以管轄責任遞加甄別焉察吏以安民誠今日之最要者如曰點金無術不能作無米之炊也夫善救荒者在乎因時補救隨地施恩豈必盡出己資哉本地方年雖荒歉而中上之戶蓄積間有同族可以相周比鄰可以共保有司誠以實心行之或勸貸以通貧富或平價以疏糴糶或通商以均有無至於紳衿富戶之義動者多寡勿拘成數旌賞悉從民宜以本地之所出救本地之饑民既近而速效以本地之父母勸本地之子弟尤親而易從昔富弼張詠行之一郡屢有成效豈今日之州縣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救荒一著正考德試才

之大端也抑臣更有請者饑荒之成不成於見年而成於比年今報災地方既沐 皇恩然間有因被災分數與例不合未經題報者雖目下之餬口可充而來春之望歲孔亟逼疊則接濟有資再歉則饑寒立至不可不豫為籌度也臣請通行各直省嗣後被災五分以下不在蠲免之內者俱許據實 上聞而預為責成有司勤加考課庶愛功名自不得不愛百姓才者固踴躍以赴庸者亦竭蹶而圖凡所以廣儲蓄謀節省者且莫不經營於未荒之先矣又何至臨事周章束手無策致煩議蠲議賑之紛紛哉

請停招撫以靖盜源疏 康熙二十九年 錢紹隆

刑科給事中臣錢紹隆謹 奏為國法有輕重之要招撫非銷弭之方請 敕撫臣毋務招徠之具文以收弭盜之實效事臣一介庸儒六年邊吏蒙 皇上親試首拔

補授科員矢懍夙夜願獻芻蕘自辦事刑垣以來仰見
皇上宵旰勤求無日不以盜靖民安日廑 睿慮故
凡一切盜案重犯不待矜疑稍輕量從寬宥咸蒙兼施德
刑並用真上符春溫秋肅之德允為大中至正之道也誠
使封疆大吏以及道府州縣之吏實體 皇上安民靖
盜之心力行保甲而使奸民不容其藏匿撫恤饑寒而使
窮民不至於流離則盜雖不能保其必無窮民亦不至散
走而為盜此固當專其弭盜之本計而不當徒事招撫之
具文也臣於直隸巡撫于成龍所請招撫馬六回子等不
能無議焉夫馬六回子馬七回子興販私鹽截刼道路為
直隸山東一帶地方大害已積多年此蓋人所痛恨者也
為撫臣者出示招徠但當於脅從附和之賊矜其窮困槪
從寬免令歸田里使得自新斯固銷弭之善策至若馬六

四子馬七四子窮兇極惡自當慎選緝捕官兵密行擒獲按以重典今撫臣據知州吳璉所詳投到張破籠者稱馬六四子馬七四子俱在山東地方躲藏可以招得夫二盜既在山東則當密移東撫協同緝獲何以遙遣招撫也倘奸竊之徒見馬六四子馬七四子如此兇惡亦得從寬不究則奸民無所懲畏此非所以靖寇而安民適所以誘民而長寇也昔張敞尹京兆而枹鼓不鳴龔遂守渤海而羣盜解散今撫臣之廉幹撫綏地方已經數載盜賊應當屏息今縱未能屏息其於詰奸禦寇之法當必防之周而慮之審矣乃尚出於權宜招徠之計未可以為善策也今撫臣令知州給牌前往二盜自然不敢藏匿畏法投到但以盜之巨魁及照自首之例免其重究揆之於法未為允當且 皇上於直隸山東地方今歲錢糧停徵蠲免小民

終年得以休息當無有流散而為盜者臣請自今以後除自首投到之外一切招撫之議　敕諭撫臣禁飭不行庶無良之民不敢生覬覦之心且畏憚而知其不可以倖免或亦弭盜之一助也

請停捐保舉先用之例疏　康熙三十年　陸　機

協理浙江道事監察御史臣陸機謹　奏為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為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為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並

保舉而亦許捐爲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
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
有清廉守樸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
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
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
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
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真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
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用一先用之
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
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荛惟
　皇上採擇抑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
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如此等官員
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

夫既已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指核伏乞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

請嚴懲貪虐各官疏 康熙三十二年 彭鵬

工科給事中臣彭鵬謹 奏為嚴懲貪虐各官以伸國法以慰輿情事臣聞秦省西鳳兩府頻年災荒民命阽危流離轉徙而災屬各官仍行敲扑每事扣尅飽橐營私肥己安其危而利其災臣不忍遽信比見新任督臣弗倫於籌

奏疏內有災屬各官敲扑比糧營私自利私派尅扣衆開

例捐納離任卸事等語於特參貪劣疏內有災屬各官反
於其中恣行扣尅前疏痛切直陳等語夫扣尅而至恣行
痛切屢指各官所參渭南縣特其一耳至於勘荒疏內有
流民六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丁之數合丁册則老幼
婦女不知凡幾臣始痛所聞悉真天災流行貪吏上負
聖恩下戕民命甚以救民不得已之開例一經收納百
計取盈臣所謂利其災者比比皆是其罪當死貪吏死而
貧民生矣在督臣欽承　皇上寬大慈祥姑與維新請
於舊任者革職戴罪於捐納者提回原任限年招墾准其
還職照用違限前罪併治復照侵尅錢糧治罪會議無異
臣見督臣疏稱誅不勝誅黜不勝黜又稱此輩將地方倒
壞已極思之眦裂竊以死罪或可贖而還職照用養癰流
毒斷斷不可容也所當確採輿論分別差等察其最甚者

備列罪狀榜諸災屬通衢明示以招流竄荒贖罪貸一死仍革職永不叙用果無剝尅者不在此例請自聖裁

又聞已故三原縣知縣湯爲雯逆天殃民拒出邑門饑民唾罵所當削其生前卓異之名追奪品級使未死貪奸心寒胆落秦民聞聖恩允發三十七萬五千餘金爲牛種農具工本又以從前民害雖死無赦其尅剝最甚者贖罪不准留任盡除所苦必皆保抱攜持言歸恐後此則招徠之本計也

敬陳科場積弊疏　康熙三十二年　鄭惟孜

巡視中城江西道監察御史臣鄭惟孜謹奏爲敬陳科場之積弊亟請廓清維新風氣事竊惟國家之官人最重科目而科目之得士全係簾官不特爲主司者期於公明即凡有職掌者皆宜清愼伏見我朝開科以來士風丕

變　皇上加意右文科目所得才品學問為名公卿者指不勝屈雲漢作人不盛於此也但法久弊生有必宜清釐者今又當鄉試敢為我　皇上獻一得焉

一同考官宜先考試也場中較文同考官是賴若不預加考試但臨期圖定則荒昧者倖分房真才未免沉抑請嗣後各省應分房者不許一人規避皆限七月念旬到齊監提調官與學臣及方面進士官一二員公同議題四書長題短題各數十道五經題各數十道各題鬮出一道使作題說一篇其題書理語氣云何文有幾格某格云何經書三說俱通者入內簾通二說者補數餘俱執事外簾至所考題說俱解部磨勘若不通者見取通者見遺即行議處至順天亦照各省例同科遺官一二員考取則荒昧者不得濫與大典矣

一皿字貝字宜一體較閱也順天首善之地貝字號卷自宜細心評點方仰副

皇上惠此京師至意邇來房房官於南皿文雖不通亦謬加圈點讚揚北皿猶稍爲點次至貝字但於前場文首尾加一二點而已文即果不合式其評語與文亦多相刺謬蓋南北監生皆候榜發江浙走名之士又多交納公卿主司情弊十知七八既不中其文矣不曲爲慰藉則榜議沸騰將恐敗露若生員大半貧士場竣即歸閒有候晚者亦迂拙不足畏故敢草率評點也請嗣後無論皿字貝字一概秉公細爲較閱落卷發至順天府許科道公同查勘如有仍前不公南卷謬加圈讚北卷草率了事者指名題參照例議處則房官無所容其私矣

一收掌官不宜論俸預定也文武會試內收掌官例用內

閣中書俸最深者中書科俸最淺者半年前人皆知其作收掌也易以關節托之其人亦易於招搖色攬既入閣中得以相機查送百無一失此弊之尤甚者也請嗣後無論俸次盡行開列恭候　皇上欽點南北人各一名使互相防察則人不知誰當入簾而關節之大竇可塞矣

恭陳久大之圖疏 康熙三十三年　任弘嘉

掌山東道事江南道監察御史臣任弘嘉謹　奏為運際昌明之會恭陳久大之圖事欽惟我　皇上深仁厚澤浹洽周流時序順成人民樂業中外乂安海宇清晏休哉郅隆極盛之軌已際茲時也正人心善風俗滌煩苛崇寬大息事寧人清淨畫一以遊斯世於雍熙之中不易易乎敢抒管見陳之

一曰朋黨交結之漸當謹也向來一陞一選外官與京官

紛紛謁候因往來長奔競之風乃近者滿漢亦紛紛謁候
其始亦不過交際其繼必為餽遺其後必為愛惜而漸且
門戶水火臣請嗣後趨承奔走一切嚴行禁絕則人臣無
私交而公事無隳廢矣
一曰奢侈僭越之漸當謹也何者宴會繁多肴品錯雜圖
飲食有江河之憂乃近者厮役有纂組之華良賤同綺靡
之習將物力必絀而等威必紊臣請嗣後公卿以至已仕
者用緞未仕以至生監兵校用綢民人隸役用布則一見
而秩然簡便而可行矣
一曰文武訐訟之漸當謹也近來督撫提鎮間有互訐者
夫封疆大臣才品悉在 聖心其或不職自有科道糾
參劾人告發何容以同官互相攻擊況大吏如此則小吏
效尤奸人吏益效尤何以責民之無訟乎臣請嗣後治先

發者虛誣必加等則文武盡和衷而彼此無猜忌矣

一曰紳衿吹求之漸當謹也紳衿之有不法者固自羅文網而原非必概為求疵乃近者上官有一毫之意指則下吏極百計之逢迎遂至有司視紳衿為仇讐奸民視紳衿為魚肉吹沙射影噓沫成波在在有之臣請嗣後督撫務持大體毋矜苛察則士民皆休息而奸猾無藏形矣

一曰上下奉違之漸當謹也 國家之良法美意多沮格於奉行不力即如功令所禁佐貳之不得濫受詞訟營弁之不得濫受詞訟極為度越前古利益生民乃近來多陽奉陰違者矣臣請嗣後督撫實心體訪嚴加察參則地方得鎮靜而百姓無煩擾矣

一曰名器混淆之漸當謹也府州縣印官均民社所寄
皇上宵旰憂勤為萬民生養之計則必重生養之人臣

請嗣後守令悉用正途其以異途入仕者對品改用及加
銜量授佐貳等官則吏治既澄清而循良自接踵矣
一曰常平侵漁之漸當謹也各省貯穀多報及額倘積累
不已必有侵蝕泛濫之弊臣請嗣後每畝聽民輸錢數文
可以備糴買之資可佐賑發之費則年終易於稽查而久
遠亦無朽蠹矣
一曰河工興建之漸當謹也從古無不達從之河惟治病
去其太甚耳今賴皇上鴻庥河道安瀾輓運迅便臣
請歲加修濬增卑培薄以無替前規而已不必議開議築
多致紛紜則物力常充裕而閭閻無勞擾矣
一曰情罪過當之漸當謹也旗人之逃非有風聲非有色
認鄉邑無知之民視同過客倉卒不知暫留止宿又何從
究其來歷乎一旦事發在逃人止於鞭刺而歇家乃至竄

流輕重不符之甚如謂重棊所以止竊也然知其根據即
輕罪亦必不敢犯倘失於不知雖誅之亦為徒死臣請嗣
後準本人之罪為酌中之條則　聖德廣好生而用法
無枉縱矣
一曰稽習膠固之漸當謹也吏部職關用人積弊不可窮
詰其陞遷則有超缺壓缺之弊其處分則有忽重忽輕之
弊臣請嗣後　敕下九卿徹底澄清將陞遷處分之法
分晰款項勒為成書頒發各衙門倘有不遵成書者究參
重處則官方得澄敘而營競不公行矣以上十者於久道
化成之時效千慮一得之助者也臣前後陳奏仰荷
聖裁因知無不言以答　天恩於萬一耳
請停捐納教官疏康熙三十三年　許汝霖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許

汝霖謹 奏為請酌教官捐納以重師儒事竊惟捐納一
途 皇上不得已而偶行之從此筮仕豈必盡無人才
獨是教職雖微訓士之責實重進士舉人歲貢得充其任
後因生員援貢授教其途始雜近乃以俊秀而亦得為之
年甫成童胸無點墨未嘗一識宮牆之徑忽然南面而臨
其上欲使三四十歲五六十歲淹博宿儒執經而修弟子
之禮心既有所不服教又安所施臣愚謂俊秀援教似宜
永停其已納者或量改佐貳否則倣古限年之例年幾四
十鄉試四五次後地方官確核報部掣選則遲其歲月擴
其學問庶幾可以率諸生而課多士學校未必無小補也

請革連捐連陞之弊疏 康熙三十三年 劉蔭樞

刑科給事中臣劉蔭樞謹 奏為請革連捐連陞之弊以
抑僥倖以正官方事臣一介庸愚叨隨科臣之末術聆

天語凡居官者須要禮義廉恥難進易退　聖謨洋

洋真可勒之金石傳之萬世者矣諸臣跪聽之下無不悚

息感動仰贊　聖明臣竊思前年捐納事例　皇上

爲救秦民於溝壑不得已而從九卿之請當時會議自有

定例止有已仕未仕捐米若干者以應陞之缺用不聞捐

幾次應陞即以何官用之語臣見王愷人等以未仕俊秀

捐成歲貢連捐幾次應陞即求越陞員外掣簽之時吏部

扣除未准止照品級考　題請以光祿寺丞外府同知用

臣不揣固陋覺有未可冒昧陳言自古用人之法無不由

卑而尊除奇才異能不次超遷而外類皆循資按序積年

計功始得陞轉蓋以練習有素始克稱厥職也以今日選

官之次言之進士釋褐十年選知縣舉人揀選十五年選

知縣筆帖式衙門辦事二十年始得選官以陞官之次言

之知縣十餘年陞知州通判內閣中書十年陞同知主事
惟其得之也難故居之也敬慎小心器識諳練若輩皆不
學無術未曾出仕之少年驟得顯秩志驕氣揚有不曠廢
厥職者鮮矣臣查我　朝從前定例開荒挐進若干者不
論俸滿即陞有一人之身得兩三次即陞者必既到此任
之後乃陞彼任不聞將兩三次即陞彙為一處越級連陞
者此數十年之定例所宜共為遵守者也伏乞　皇上
敕部凡捐納之員無論已仕未仕照初次應陞之缺補用
其多餘應陞亦俟到任之後不論俸滿即陞則倖進絕而
官方正矣抑臣更有進者不合例實收許令轉售恤其急
公之心耳但此例一行奸弊叢生將合例實收希圖重利
勾通吏書巧借名色轉相授受甲售之乙乙復售丙多者
分之人少者湊之衆今捐納事例停止已久惟實收之買

費三二年尚無止期其亂綱紀而滋弊竇有臣聞之不能
盡知知之不能盡言者矣伏祈
皇上毅然禁革除已
行吏部註冊外其餘照各撫所報原冊查其真正不合例
者作何酌議其巧借名色者不許轉售將見徑竇既塞人
心自定弊端自絕於
國體官方所益非淺鮮矣

請減滇省屯糧疏康熙三十四年　石文晟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
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臣石文晟謹
奏為備陳
屯糧之重懇請減賦以廣
皇仁事竊惟經國必先於
裕課體野端在乎足民故正賦自宜充積而民瘼當切痌
瘝臣本庸陋世受
國恩蒙
皇上曠典以郡守末吏
不次優陞
特簡滇撫叨此邊疆重任敢不竭盡駑鈍
以報
高厚故自蒞任以來諮詢地方利弊體察吏治

民生其間之生聚殷繁安藝樂業熙熙皞皞如入時雍之
世此皆　聖德滂流所致惟是猶有重困於民者不敢
不以　上聞也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
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種即以七分屯
種之租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
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六年闢滇吳三桂遂將昔之
租改為額征之賦及後變亂之時罔恤民艱任意坐派致
使各軍紛紛逃竄因而遺累存丁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
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安全但浮糧過重仍因輸將
計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糧米穀等
項歷年拖欠此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總
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內經前督臣
范承勳署巡撫時特疏奏聞臣叔石琳撫滇時亦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內敘入憑陳俱未經部覆嗣督撫臣
未敢復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
皆重尤不便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
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江浙等省屯軍
見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無
此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即是民則與別省迥異況此
軍戶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
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
悉今撫茲土見烟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
氣象此雖踰年以來前督撫臣撫綏之力實沐　皇上
柔遠弘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
殲滅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間未回里以致
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

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仍甚歲歲不清每逢奏削
各官俱受功名詿誤借墊者有之以欠拄完者有之遇一
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
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衆及抵任
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
呈熟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僉
同總欲為民請命臣思減賦蠲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
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常各別今我 皇上
恩同天地德邁唐虞頻年蠲賦不惜數千萬金是恭逢
聖明在上今此民隱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
皇上是以上年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仁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
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

益滋困累著將歷年所欠屯賦銀七萬二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此欽遵在案則彼時題請帶徵早蒙 聖恩隆重悉荷蠲除是此項屯糧徒有重額之名並無清完之益歷歷可考久在 皇上睿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自應一視同仁仍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

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額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
則屯賦之與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種
收之穀不足贍顧父母妻孥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
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剜肉補瘡徒滋重困況滇省僻處
遐方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冒昧陳情如荷　聖恩
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見在軍餘易於
輸納即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地方官加意勸墾亦無有
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即具報按年科徵是
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伏乞　皇上特頒
上諭或令臣等會查或　敕部臣議覆則九州四海無
不頌　皇上端居深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共樂被深
仁厚澤於靡涯矣至此項額糧如邀　恩減而通省兵
食或有不敷則見有本省折徵米麥等項可以仍徵本色

撥給似可毋庸　廑懷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二